

周慶華 著

紅樓 夢 搖

默齋題



詞云

園中樓榭半空，似龍樓在野。
石廊轉，階數推，知向暮。香字
東風，空闌六瓦，定是量腹未時元
女，秋情，倚窗心，上，一，以，齊，自，死，化
離，上，空，到，此，時，才，說，松，柳，晴，晴，晴
晴，地，久，天，易，岸，折，時，少年，時，快
何，別，以，於，久，是，空，龍，尾，香，水，烟
湘江，遠，走，若，寒，中，清，水，波，底
香，印，已，經，飽，傷

周慶華





紅樓搖夢

作者◎周慶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紅樓搖夢／周慶華著．——初版．——臺北市：

里仁，2007 [民 96]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23-09-8 (平裝)

1.紅樓夢—研究與考訂

857.49

96002210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周慶華 著

紅樓搖夢

校對人：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02) 3393-7766

Email：lem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排版：帛格有限公司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初版

本書編號：

參考售價：平裝 450 元

ISBN-13：978-986-6923-09-8 (平裝)

我的紅樓夢經歷（代序）

這個標題看來就不大通，但我卻很喜歡。本來想訂〈我與紅樓夢〉或〈我接觸紅樓夢的一些因緣〉一類的題目，但都嫌語義太輕軟而作罷。現在用了它，倒可以藉機好好的談一談我有關《紅樓夢》的種種「雞毛蒜皮」的經歷。這些經歷也許沒什麼大不了，但裡头的部分「巧遇」卻深深關係著這本專書的寫作，所以還是不能不學野人獻曝一番。

雖然早已耳聞《紅樓夢》的盛名，但真正決意去買一本來看的，已經是進入省北師專就讀的年代。當時不再有升學的壓力，學校的風氣也相當的開放，沒有人會再約束你念書，所以讀起課外讀物就特別的輕鬆愉快。記得我是在跟同學相起哄中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斷斷續續」讀完《紅樓夢》的。但奇怪的是居然沒有受到什麼樣的「震撼」；只覺得書裡每一個人物出場的穿著佩帶看得人眼花撩亂，根本不是自己窮人家出身極有限的經驗所能想像當中的「奧妙」於萬一。此外，就是對賈寶玉討女孩子嘴上的胭脂吃的「求愛術」印象深刻，登時竟天真的以為不妨遊說同好來推廣看看。

第一次買《紅樓夢》是文源書局出版的，有太多讀不懂的東西都封藏在那裡面；直到十幾年後讀中文所碩士班，才又重啟那一段「迷而未黏」的閱讀《紅樓夢》的經歷。那時學術會議甚多，經常可以看見一些相關的論述發表，內裡輾轉又被勾起「我也能一試」的豪情來。尤其是發現所裡的老師像龔鵬程先生又說又寫又編後，一時間被刺激得還真「心癢難耐」！這股衝動，終

於在讀中文所博士班時得著了「發洩」的機會。我偕友人楊旻璋去修潘重規先生的「紅樓夢研究」課。潘先生時年已逾八十，精神矍鑠，講話細繹慢理，不多花俏。他的課開在臺灣師大國文所，給文大中文所的研究生一起選修。用的教材是他在文大時動員許多人力花了十年時間以百二十回《紅樓夢稿》為底本校訂的《校定本紅樓夢》；只是那本書潘先生連開篇都還來不及講，一年課程就結束了。

這樣說，一點也沒有唐突潘先生。因為他一輩子的興趣都放在力辯《紅樓夢》的作者是「一個反滿的隱名的志士」上面，理所當然他所謂的「紅樓夢研究」也就是要想盡辦法去證明這個假定。剛開始，潘先生每談完一件事，都會詢問大家「有沒有意見」。我和楊旻璋秉著從淡大中文所出來累積的「勤論學」的蠻勁，跟潘先生對話起「《紅樓夢》的作者是誰對了解《紅樓夢》不是絕對必要的吧」一類的問題。潘先生並沒有生氣，倒是周遭的人有了「側目」的反應。有一次，《中央日報·長河副刊》登了一篇中國大陸學者討論剛出土的一塊曹雪芹墓碑的文章，潘先生影印來給我們看並問大家：「你們認為那墓碑是真的嗎？」我看現場沒有人發言，就「率先」舉手說：「這塊墓碑不是真的就是假的……」我話還沒說完，就滿堂嘩然，以至我接下去說的「我們想知道它如果是真的或假的，究竟跟《紅樓夢》有什麼關係」這一串話就沒人聽進去。我忘了潘先生是怎麼回應的，只記得當時整個氣氛詭譎到讓人有「無語問蒼天」的感覺！事後我才知道有人密告到所長那裡，舉證說我不尊師重道、講話不起立破壞行規等「惡行」。既然他們的反應偏向一極，我只好選擇沈默；而一場應該是有點意思的攸關紅學發展的辯論，就這樣才在

醞釀就告夭折！

不過，話說回來，潘先生還是寬宏大量的，他對我的「異議」始終沒有批駁，只是從未放棄推銷他自己的見解而已。我明白考證派、索隱派紅學在早期文學觀念還比較「單純」的時代，炒作炒作是可以聳人聽聞的；但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從世界各地蜂湧而至的偌多的文學思潮，再不拿一些來「重新看待」《紅樓夢》，真的要枉生為「現代人」了。潘先生的成就「功在一役」（除了他的主張，還極力反駁考證派的曹雪芹為《紅樓夢》的作者說），少有人可以比擬；堪憐的是我們這些晚生後輩，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覺悟而試著去另外找尋「出路」。楊旻璋算是很有主見的人了，但他卻不知抱了什麼決心要去請潘先生指導論文跟著做《紅樓夢》研究。據他轉述，他第一次去潘先生府邸談他預計要處理的課題，潘先生告訴他：「你談什麼都可以，但一定要先肯定《紅樓夢》的作者是反滿的隱士。」楊旻璋有點無奈：「老師，我們可以不談作者吧？」「不行，這點一定要堅持，不然你去找別人指導！」潘先生撂下這句話，楊旻璋沒有再答腔。十幾年過去了，潘先生也已經作古，而楊旻璋究竟跟潘先生寫了他的博士論文沒有，我一概不知。

縱然上課的氣氛不如自己所預期的那樣「活潑有趣」，但有兩件事至今想來還不能不懷念潘先生他老人家。一件是我投稿了一篇〈佛教因緣觀在《紅樓夢》中的運作及其意義〉論文，正要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和中央大學文學院等主辦的「文學與佛學關係研討會」宣讀，潘先生知悉後，就讓我先在課堂上講，並請其他人跟我互動（當時只有江寶釵一人提出德希達的解構觀念和《紅樓夢》所體現佛教的解離觀念的異同問

題相詢)。完結後，潘先生對我說：「你可以用這一篇論文當期末報告。」當下我突然莫名的感動起來。另一件是我和楊旻璋首次在課堂上發言，隔週潘先生就帶了他的新書《紅學論集》來要送我倆一人一本。我一看是剛買到的，就說：「我們已經買了。」潘先生說：「沒關係，你們可以拿去送給朋友。」那一聲「你們可以拿去送給朋友」的餘韻和那溫煦儒雅的長者風範，如今還深深的嵌在我的記憶底層。

在讀《校定本紅樓夢》時，對於《紅樓夢》有那麼多的傳本總有一點好奇，但也因為異文太多而失去考究的耐心；這也影響到我個人往後繼續披閱各派紅學論著時稍微看見「衡校牽綴」一類的考索意見就想「廢書不觀」！我總覺得《紅樓夢》本身可談的還很多，紅學家們為什麼一定要耽溺在版本、作者、本事、時代背景等等外圍的問題上討活計？為了這一點，還發生過兩段滿可以一記的故事：

首先是我在研討會發表的〈佛教因緣觀在《紅樓夢》中的運作及其意義〉那篇文章，特約討論人是中央大學中文系的康來新教授。會後她跟我提起：「明年我們要辦一場國際紅學會議，到時候再請你來參加。」我把這話當真，幾個月後又寫了〈古今一夢盡荒唐——從曹雪芹的歸屬談《紅樓夢》的詮釋〉一篇論文，直接寄給康教授，但一直沒得到回音。眼看「與世界對話——甲戌年世界紅學會議」就要召開了，我趕緊打電話給康教授，詢問他們初擬的議程表裡並沒有排入我那篇論文是什麼緣故。康教授支吾了一會兒，才說：「《紅樓夢》後四十回都還有爭議，而你卻……」原來是我的文章跟人家唱反調了（我本來就有這個意思）；但他們也不至於「潔癖」到就這樣要把它剔除吧！就在我

一番「這是當初你向我約稿的」反詰中，她勉強把它排入了議程。稍後我看會議手冊裡的顧問群都是赫赫有名的紅學專家，而當中有多位的論點都在我那篇文章裡加以批判過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康教授真正擔心的是我的文章會給她惹麻煩，不然她也不必處心積慮的想把事情「遮掩」過去！我不清楚那篇文章是否讓別人難堪過（會後主辦單位也沒有出版論文集），但可以確定的是學術界喜愛《紅樓夢》的人已經結成了一個團體，正在相互撫慰，也正在擴大吸收「同夥」。我沒有興趣跟人家結盟，也沒有閒暇像他們那樣組團籌辦「紅樓夢之旅」去海峽對岸參訪交流，只得退回來多讀點書，或許能夠彌補不能面接「古人遺風」的缺憾。

其次是「文學與佛學關係研討會」的第二天，輪到幫忙策劃那次研討會的江燦騰上場，發表他的〈從《袈裟塵緣》看大陸新佛教文學的創作〉論文。兩天來，聽他講話常顯浮誇逆耳（比如老愛強調誰的文章是他提供資料的之類），就很想逮個機會給他「警惕警惕」！恰巧楊旻瑋也來了，我們一前一後發言；我批評江燦騰的文學觀念太素樸（郭青的《袈裟塵緣》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理小說，也被他捧成那樣），楊旻瑋批評江燦騰「我執太深」（《袈裟塵緣》臺版是他推薦給出版社的）。才兩三下，江燦騰就氣得差點砸桌子走人；回到座位時，我瞧見他還兩手插腰、口中狂吐怒氣！沒想到這還有下文。中場休息時，有幾位佛光山的法師走過來向我們致意說：「你們都是有道德正義感的人！」起初對於她們的恭維還感覺怪怪的，後來聽說江燦騰跟佛光山那邊有點「互動不良」，才又猛地想通了：原來她們是在看好戲呀！這件事過後不久，又在另一場學術會議裡碰到江燦騰，

我先向他致歉上次的「炮火過猛」，他呵呵一笑，立即「泯了恩仇」，彼此「侃侃而談」起來。我想這也可以算是不打不相識吧！

就因為在學術會議上發表一篇談《紅樓夢》的文章而引發了一連串的認識紅學界的運作情況以及旁伸到多方聞見學術界的人事糾葛等效應，對於我爾後不定期的再介入相似故事的搬演總有「如何讓它順遂一點」上的助益。那段期間，我整個心力逐漸轉移到對宗教、文化的關懷，沒有再寫相關《紅樓夢》的論文；只是在「偶有想頭」時寫點短文投去報刊雜誌發表，總計不過〈誰謀殺了《紅樓夢》的作者？〉〈紅樓夢與「紅樓夢」〉、〈《紅樓夢》的旨意問題〉、〈《紅樓夢》中的自殺事件〉、〈天譴、人譴與無常譴——《紅樓夢》治「淫」有妙方〉、〈迷失在權力的邊緣——《紅樓夢》群芳的一段變奏曲〉等幾篇罷了。它們跟前面提到的那兩篇論文，分別收入我的《文苑馳走》和《文學圖繪》兩本書裡。

縱是如此，我還是不甘願讓它落幕；「《紅樓夢》本身可談的還很多」一句話依然橫梗在心頭，如果不用一本專書的分量來處理是無法「自我原諒」的。現在書寫出來了，總算如願以償了；只是過程還有點小波折，不妨再提一提。那是在我出版也稍有涉及《紅樓夢》的專書《佛教與文學的系譜》後第二年，想起應該藉著開一門課來再度好好的溫習《紅樓夢》。甚巧有年輕朋友喜歡，所以我就在「草萊初闢」的情況下（臺東這裡真的一點《紅樓夢》的資源都沒有）開起了「紅樓夢」這門課。

課堂上，我除了帶他們閱讀、討論、表演，還辦了一個「紅樓夢週」的活動。活動中有靜態的文物、作品展以及動態的短劇

演出、座談分享心得、紅樓夢宴和影片欣賞等。當中紅樓夢宴由我出資，他們去備膳。本來以為大家可以在優雅的情調中享受到幾道《紅樓夢》飲膳裡的佳餚，沒想到負責的兩位女生研究了一個學期的《紅樓夢》食譜後竟然宣布食材和炊具都有問題，最後大家只好分頭去張羅吃的過來。我看著擺滿一長排的「家常菜」和瓶瓶罐罐，驀地有點「哽咽難言」！不過活動還是照預定計劃進行，大家也都玩得滿興奮的！我事先寫了一首新詩，帶進宴會中朗誦助興：

遙想紅樓

一個大宅院
幾名異樣的女子
還有一位富貴閑人
就這樣譜出了一部曠世奇著紅樓夢

紅樓有夢
都是因為美景良辰佳人難得
生生世世不要醒來
美景會成泡影
良辰會變色調
佳人也恐將遲暮星散

讀著繁花亂眼的詩句
聽著鶯鶯燕燕滑落的曲音
有幾人能夠不遙想那天賜的盛會

美酒佳肴歡笑
行令結社嬉戲
這裡未能盡興的
那裡可以再續
沒有頹敗
也沒有殘局
只要不到夢醒時分

然而夢還是醒了
一道淒絕的長嘆聲
穿過大觀園的上空
驚落了無數的金釵
才子佳人原來是紛飛的鳥
終究要回到樹林尋找各自的家

我們在夢外又能接替什麼
三五碟小菜
一兩齣短劇
幾陣不拘天南地北的談笑
如果有人想開懷暢飲
明年再來

有正式修課的人，聽到最後一句都急著搖頭，似乎把它理解為是我要他們「重修」的意思。其實我是有感於一次盛會難得，倘若還有下回不知會多麼的「根觸萬端」！此後我又開了兩次「紅樓夢」課，人數都暴增了三、四倍，只好採取別的方式來安排教學

活動（包括增加放映中國大陸中央電視臺錄製的紅樓夢電視劇）以及協商他們可以接受的「餘興節目」。就在一次「現代紅樓夢式雅集」中，一邊欣賞他們「亦莊亦諧」的表演一邊趁空檔把我另外寫的一首新詩公布，表示他們有事做而我也沒有閑著：

紅樓搖夢

醒後又夢了
梁上燕子的呢喃聲中
有蘭芷的芬芳
看過去綺窗映著燭影
佳人還在蹙額沈思
羅襪已經濡濕了滿堂的薄霧
不能輕喚
青埂峰下的頑石正要點頭
重許今生虧欠的盟約
還是慢點兒
情怯了
那邊未盡的一縷精魂
總是越不過三生石畔斑然垂立的淚痕
悄悄地退出來吧
把紅樓還給兩世的情緣
讓風去需要一夜無擾加溫的安眠
只等你給個好夢 來年
夢醒了可以再夢

夢過後又醒

醒醒夢夢

夢夢醒醒

這首很明顯「哀感」更深了。原因是我總在想像賈寶玉那樣「重情」的人，心裡不一定那麼斬絕的「一去不回」，也許他還會有「返家探望」的一絲念頭。正如歐陽修〈玉樓春〉詞所說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關風與月」；賈寶玉忍情出家去，可能還得額外付出一分「悔恨」的代價！但不論如何，這都是代表我寫作時的心情，過後的對《紅樓夢》的「體悟」難保不會又是另一番風景。

從開設「紅樓夢」課程以來，教材都採用里仁書局出版的《紅樓夢校注》。我所看重的不是它集許多中國大陸紅學人力取庚辰本為底本參以其他版本所成就的「校」（從「文本」的角度看，那些校本都只能以「異文本」對待，相「混」在一起就形同是在給自己找碴），而是它的比其他本子較為詳盡的「注」。雖然它的唯物論觀點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處處顯跡」而令人難以消受，但對於初學者來說那些注畢竟可以省去不少「翻查資料」的時間和力氣，所以就一直用它了。而以我每開一次課就得重看一次《紅樓夢》的經驗來說，也真的體會一次比一次更在《紅樓夢》所營造的「矛盾」情境中掙扎。我明知道看破「親情」一關是最艱難的，《紅樓夢》的主人翁做到了，而我卻還停留在下列兩段文字的感覺上：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世說新語·傷逝》）

馬爾巴因兒子被殺害而傷慟無比。一名弟子說：「您常告訴我們，一切都是幻相，令郎的死豈不也是一種幻相？」馬爾巴答道：「你說的沒錯，但我兒子的死是一種超幻相。」（巴特《明室·攝影札記》底封面引《西藏之道的實踐》）

也因為這樣，所以最近開的這次「紅樓夢」課配合他們的雅集而撰寫的兩副對聯，就多有「非相應」的調子：「紅樓酒醒難蕭瑟，孤島夢酣易滿華」、「才子佳人逐風去留詩已一段，琴棋書畫挾夢來索曲還半闕」。至於我還有一副帶橫批的嵌字聯，那就越發要到「不知所繫」的地步了（上聯是「紅中紅滿門盡繡」，下聯是「樓外樓空檻生香」，橫批是「夢怕夢多」）。不過，這些應該不會干擾我後面的論述「析理取證」的成果。現在藉機會留下一段紀錄，也好製造自我相抗衡的張力；讀者如果不諒解，那麼就委屈一點請再「細」看我的書，也許想法會因此而改變。最後要感謝里仁書局徐秀榮先生，有他的慨允出版，才有我的《紅樓搖夢》這本專書面世跟大家結緣。另外，還要感謝曾美華小姐的精心編務，讓本書的版面看起來特別美觀大方，可以跟讀者額外共商賞鑑。

周慶華

目次

| | |
|------------------------|----|
| 我的紅樓夢經歷（代序） | I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從紅樓夢到紅學 | 1 |
| 第二節 紅學中的紅樓夢形象 | 3 |
| 第三節 繼起看待紅樓夢的方式 | 8 |
| 第四節 研究紅樓夢的現時的意義 | 12 |
| 第二章 紅樓夢在文學史上的定位 | 21 |
| 第一節 概說 | 21 |
| 第二節 夢寐夢醒時分最蕭瑟 | 24 |
| 第三節 中國文學兩種韻味的擇後發展 | 33 |
| 第四節 紅樓夢的虛幻色彩 | 43 |
| 第五節 殘夢結局的特殊意涵 | 53 |
| 第六節 文學心靈的復歸 | 63 |
| 第三章 紅樓夢的多重解構手法 | 75 |
| 第一節 概說 | 75 |
| 第二節 虛構／寫實的對辯 | 82 |
| 第三節 偽情／真情的抗衡 | 90 |

| | |
|------------------------|------------|
| 第四節 幻境／實境分際的模糊 | 98 |
| 第五節 作者逃逸留下多處空白 | 105 |
| 第四章 紅樓夢的絕代風華 | 113 |
| 第一節 概說 | 113 |
| 第二節 作者逞才的痕跡 | 117 |
| 第三節 紅樓夢的聯語／謎語／諺語／粗話 | 129 |
| 第四節 紅樓夢的結社與飲讌 | 141 |
| 第五節 紅樓夢的詩／詞／曲／賦／雜文 | 153 |
| 第六節 紅樓夢的景物與服飾 | 163 |
| 第五章 紅樓夢裡的人情世故 | 173 |
| 第一節 概說 | 173 |
| 第二節 功名總歸虛浮一場 | 183 |
| 第三節 錢財的內涵太過空洞 | 191 |
| 第四節 愛欲終究要比詭譎 | 199 |
| 第五節 親情到頭來有如雲霓縹緲 | 209 |
| 第六節 雜品也能驚心 | 217 |
| 第六章 後設紅樓夢 | 229 |
| 第一節 概說 | 229 |
| 第二節 紅樓夢杳醒幾時／龔著《紅樓夢夢》 | 235 |
| 第三節 石頭痞啞夢紅樓／余著《重讀石頭記》 | 238 |
| 第四節 愛憎總因紅樓夢／水晶著《私語紅樓夢》 | 241 |
| 第五節 競飆紅樓舞殘夢／蔣著《舞動紅樓夢》 | 244 |

| | |
|---------------------------|------------|
| 第六節 霧鎖紅樓夢荊釵／謝著《紅樓夢女人新解》…… | 247 |
| 第七節 紅樓夢案案幾許／周著《紅樓夢案》…… | 250 |
| 第七章 可以期待的後紅樓夢時代 …… | 255 |
| 第一節 概說…… | 255 |
| 第二節 紅樓夢以後的文體演變情況…… | 261 |
| 第三節 仿效紅樓夢寫作的新轉向…… | 273 |
| 第四節 相關紅樓夢研究的對焦式開展…… | 286 |
| 第八章 結論 …… | 297 |
| 第一節 紅樓搖夢的新成果…… | 297 |
| 第二節 一個新夢的召喚…… | 301 |
| 參考文獻 …… | 307 |